



因为爱所以爱

第 一 口

江苏省徐州市西苑中学 刘雅文

在我的记忆之中，每次吃烙馍或煎饼这类食物之时，母亲总有一个习惯……

“吃饭了。”母亲每日都会用相同的语音与口吻通知我吃饭的时间到了。“今天吃烙馍。”母亲说道。“噢！”我敷衍似的应了一声，因为这是我最讨厌的主食之一。但仔细一看，方知桌上还摆着一盘与烙馍“绝配”的炒羊肉。这样的饭菜搭配，很明显是母亲特意为我安排的。

吃饭时，母亲一如既往地帮我将羊肉用烙馍卷起来，卷好后，习惯性地烙馍的顶部咬了一口，然后将烙馍再递给我。多么熟悉的一幕呀！我心里暗暗想道。记忆的帷幕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拉开了……

那是什么时候，我已记不得了。只依稀记得那时我年纪很小，母亲喂我吃饭时，总会有如此的一幕——母亲将卷好的烙馍咬一口后再递给我，我当时并不理解，反觉得好笑，笑母亲嘴馋，还吃我的饭，而母亲总是浅浅一笑，

并不言语。

时光匆匆流逝，我已从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长成了一个初三的学生，母亲的脸上也添了岁月的痕迹。一切似乎都在改变，但母亲却从未改变她的这个习惯。吃烙馍时母亲总是吃第一口的一幕发生了多少次，我记不清了。但我从未真正地去想一想，母亲多年来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个习惯。现在，当这一幕再次发生在我眼前时，引起了我的深思。

我望着母亲递给我的烙馍，里面的羊肉塞得满满的，咬了一口，真香啊！再回想一下母亲刚刚咬了第一口，然后将露着并塞满了羊肉的烙馍递给我的情景。“啊！”我心中一颤，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暗暗念道：原来如此。如此细微的关怀，如此点滴的小事，小得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，母亲却为此养成了一个习惯。而原因却如此简单——因为卷了羊肉的烙馍的顶端，没有羊肉，只有烙馍……

选自 2003 年第 4 期《中学语文园地》

明

上海市复兴初级中学 李晓梦

日本中部有块叫松本的小盆地，两年前的秋冬季节，我曾在那儿小住了一阵。

插班就读的小学就在住家附近，每天上学要路过一所盲人学校。盲校只有六七个学生，可校园却和我的学校一般大，各科老师也都齐全，围墙和校舍刷成雪白一片。上学路上常常会遇到盲校学生，他们听到有脚步声总会停下来打招呼：“早上好！”我也应道：“早上好！”

盲人学校和我们学校离得很近，两校便成了友好学校。上家政课时，老师常常带我们去盲校操场除杂草，我们一边除草一边看盲学生上体育课。他们练单杠，先是双手来回触摸单杠，等摸清了高低距离，再拉住杠子做引体向上，竟和我们做得一样熟练！我课余参加的一个美术兴趣组，也常有盲学生加入，和我们一样煞有介事地画着。他们看不见手，便把左手平放在纸上，右手拿笔沿着左手的轮廓一点点描，描完后再换一只手，画完后，就取名为

《我的两只手》 我看着看着 心里突然很感动。

松本是高寒地带，西边一道山脉，一到十月山峰就积雪了，冬天更是多雪。一天早上我醒来后觉得外面特别亮，下雪了，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拉开纸糊移门，果然，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呈现在眼前。雪给左邻右舍的屋顶、小庭院里的松树，都戴起了一顶蓬松夸张的帽子。匆匆吃过早饭我便上学去了。落了一夜的雪把路面都堆没了，可每家每户早早铲清了自己屋前的雪，连起来便是一条干干净净的上学通道。下这么大的雪，盲人学生今天上不了学了吧？我正想着，一声熟悉的“早上好！”便传入耳中，“早上好！”我连忙补了一句，抬头一看，已到盲校门口了，迎面几个熟悉的盲人学生结伴而来。看看周围，原来细心的居民不仅铲清了家门口的雪，盲校周围也没忘记，特别是一条专门铺设的导盲道（黄色，带棱条，让盲人踏着辨别方向）上，几乎没有一颗雪粒。“雪真大啊！”我听见一个盲学生说道。我目送他们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校园，他们虽听得清居民们“嚓嚓嚓”的铲雪声，听得到我回他们的问好声，感受得到干冷的空气和飘在脸上的雪花，感受得到脚踏在居民们扫干净的路面上，却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，我在心里替他们惋惜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学校举办音乐会那次，很巧，又是一个下雪天，最后一个保留节目是留给盲校学生的。登台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小男孩，只有七八岁，大概刚进学校吧。他吹奏“里可达”（一种笛子），曲名“萤の光”：

萤火虫的光啊，窗外的雪，我踏着雪走在路上……很悠长的一支曲子。小男孩连吹了好几遍，闭着眼，头歪在一边，似乎沉醉在了曲中的雪天里。他看不见乐谱，乐谱早已记在心里。场下很安静，不知谁在悄悄说“雪下大了”，我朝窗外看去，真的，铺天盖地的大雪，比阳光都明亮。小男孩吹奏完了，显得很兴奋，场下一阵阵掌声，他用稚嫩的声音大声说道：“谢谢！我长大了，想带着这支曲子去参加国际比赛！”没有惊讶与不解，又是一阵掌声。小男孩的老师介绍说：“这位学生是盲校最小的，选曲子时一定要选这首，他说他喜欢会发光的萤火虫，喜欢明亮的雪，我想他吹的也是我们盲校所有学生心中的向往。”那天，我的手掌都拍红了，我看到坐在门口的几位盲校老师的眼睛也红了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并不是所有的明亮都是显露在外，一眼就看得清的。跟我们一样，盲人学生也看得见明亮的萤火虫和明净的雪，只不过我们用的是眼睛，他们用的是心。

选自 2003 年《小伙伴报》

三叶草盛开

浙江省湖州中学 钱好

一直以为，三叶草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草。

它那三枚鲜艳的绿色指甲状小叶如同花瓣一样绽放，盛开在整整三个季节的微风里，盛开在外婆家门口的小路两旁，那条狭长曲折的深巷尽头。

墨绿色的三叶草是可以吃的，嚼出很浓郁的酸涩和清香，所以也叫“酸梅草”。在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水龙头开关的那个年纪，我时常蹲在那一条小路上寻找墨绿色的叶片，并且注意着不让我的小拖鞋踩到任何一只蚂蚁。外婆从屋里走出来，在水龙头边淘米。她侧过脸来，眯着眼看我，抿着嘴笑。

爸爸妈妈都在北京忙碌的那段日子里，我就是这样跟着外婆长大，在那个飘散着呛人却亲切的煤烟的巷子，在蚊帐中外婆轻摇的蒲扇下，在院子中央晾在长竹竿上的腌肉和湿漉漉的衬衫底下的藤椅里面，在飘渺的江苏民歌和三叶草的青涩中，一点一点长大。

外婆是突然之间病倒的。

今年四月，抱病的外婆依然坚持着起来，特意为我做了青圆子。当我走到她的床前时，她又再三嘱咐我，每次只能吃一只，因为我患有胃下垂和胃炎，却总是喜欢不听话地找东西吃，把肚子撑得很痛。可那时，病魔明明是在锈蚀着卧床的外婆啊！她却一遍又一遍地关照我：“要把胃养好，要把胃养好……”

三叶草从春天开到夏天，从未凋谢。然而，就在它们最旺盛地绽放时，外婆走了。8月3日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那一天，门口的三叶草单薄的叶子在纤弱敏感的嫩茎上微微颤了一下，然后流出一滴眼泪。

外婆在镶了黑框的照片里，隔着晃动的烛光黯哑地笑。我虚弱地靠在被卸下了门板的门框边，剥蚀的干燥的墙壁上，看着对面屋顶上突兀地躺在阳光里的枕头，身后是一片尖厉嘶哑的哭声。这间留下我大半个童年的屋子在被掏空了灵魂后变得很陌生。周围喧嚣而寂静，拥挤而空旷。

走出门，花圈一堆堆可怖地笑着。我还无法接受事实，无法相信疼我爱我的外婆从此不再回来，不再回来做青圆子给我吃，不再回来做泡了桂圆干的糖水给我喝，不再回来在妈妈要打我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挡住我做我的守护神。外婆，你的心肝宝贝你的囡囡还没有长大！

蹲下来，我重新看到一片三叶草的丛林。几只蚂蚁驮着白色的小颗粒从叶片底下磕磕绊绊地穿行爬过。一些很

古旧的记忆于是被翻了出来。没有外婆端着淘箩拧开水龙头然后侧过脸来，在两处眼角折出笑的纹路。我委屈地固执地一直盯着水龙头看，然后突然之间悄无声息地哭了。

三叶草盛开。三叶草盛开。三叶草盛开。

盛开在外婆家门口的小路两旁。盛开在那条狭长曲折的深巷尽头。盛开在吹了三季的咸涩的微风里。

选自 2003 年 5 期 《少年美文》

母 桔

江苏如东实验中学 花超

昨天下午，母亲从几十里外的农村赶到县城来看她的儿子。

面对气喘吁吁的母亲，面对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，我平淡地对母亲说了一句：“放这儿吧。”接下来，母亲又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，我早已心烦透了，便搪塞过去。母亲的目光渐渐黯淡了，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
临走时，母亲一再嘱咐我去图书馆博览群书，还不要忘记把宿舍蓝袋里的桔子尽早吃掉。

母亲走了，我顿感一阵轻松。先去玩个天昏地暗。

真是快哉！

那袋桔子孤独地被遗忘在一个小小的角落……

三天之后，看见别的同学吃桔子时，才突然想起它。

但打开袋的时候，我惊住了——桔子烂了。原本光洁的表面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点，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异味。

我只感到一阵惋惜——多好的桔子啊！

正当拿起桔子扔入垃圾桶的时候，我意外地发现——这只桔子的底部有一个凸出的小点——这是只母桔！

我从小就听妈妈讲，吃桔子就要吃母桔，因为母桔很甜也很贵。

顿时，一种异样的感觉促使我仔细地察看剩余的每一只桔子。果然不出所料——整袋桔子都是母桔。

我愣住了，血往上涌，耳根发红，眼眶发热。我辜负的不止是一袋桔子，更是远在数十里外的一颗滚烫的心！

我永远失去了品尝整袋母桔的机会，而关于它的甘甜只能悲哀地存在于我的梦中。

远在数十里之外的地方，母亲也许正在想着自己儿子吃桔子的快乐。

我慢慢地把一个个凝聚着沉甸甸的爱的母桔扔入垃圾桶，深深地体会着母爱的那份细腻与温柔。我感觉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当母亲从家中拎来一袋母桔给儿子吃时，她多么希望能得到一声问候、一份关切。可是除了一副冷若冰霜、爱理不理的面孔之外什么也没有。

她那时是多么难受。为了自己的儿子，她穷其所有，一心想让儿子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。

我无言。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自责。泪水终于流了出来，漫过双眼，模糊了一切。我真希望它能洗涤我的心灵。如果下次母亲再来，我一定会关切母亲，感谢母亲。

桔子烂了，可以再买，但如果失去了对母亲的关爱，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光彩。

选自如东实验中学文学社社刊

春 水

辽宁省鞍山市新世纪学校 钟轶杰

造物者——

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

只有一次极乐的应许

我要至诚地求着：

我在母亲怀里

母亲在小舟里

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

—— 冰心

不是开头的开头

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在深蓝的天空中，风平浪静的海面上，一叶扁舟在水天相交的银线上游弋。小舟中，一张安宁慈祥的面庞映着天上的圆月，一个娇小的熟睡的身躯偎依在她怀中。星月也耐不住天上的寂寞，随着他们的光辉悄

悄地流了下来，静静地伏在海面上，倾听着这幸福的喘息。

幽默的双子座

母亲是双子座，而双子座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。

有一次，在饭桌上，父亲讲了一个笑话：

“法官：为什么你拾到这样贵重的戒指却不交给警察或失物招领处呢？”

被告：我倒是有这个念头，法官先生。可当我看到戒指上刻得非常清楚的那句话时，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。

法官：那句话是什么？

被告：永远属于你。

霎时间，饭桌便像地震般抖了起来，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，可母亲的眼中还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神情。随后，才恍然大悟般地笑了起来。母亲是双子座的，双子座的人怎可能对幽默反应得如此缓慢呢？

一次偶然，翻看了母亲的老照片，虽然只是单调的黑白相间，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却丝毫不减。照片上，母亲的周围坐着四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青年，五个人的笑容洋溢着喜悦与激情。显然，母亲是其中的主角，一定在给他们讲笑话吧！一定是母亲的幽默激起了他们心中快乐的涟漪。

静静地凝视着母亲苍老了的容颜，一种强烈的感伤涌上心头。曾有这样一个传说，每位母亲都是一位仙女，每位仙女都有她们美丽的羽衣。只要把它穿在身上，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到海角天涯。但却很少有哪位母亲会

去触碰那尘封多年的爱物。她们宁愿带着一颗疲于世事的心，趁我们熟睡之际，悄悄来到我们的床边，饱含深情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张天真无邪的面庞，看着她们的至爱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安静地睡去，一丝幸福满足的笑容在她们的眉宇间不经意地闪过。而我的母亲——所有伟大母亲中平凡的一员，担负着更多来自生活的重担。多年来，父亲常年辛苦在外，而母亲则操持着家中大小琐碎的事务。每当我想为她分担家务，母亲总是向我摆摆手，示意我去看书。多少次看到她疲惫的身影，多少次看到她愁苦的面容，多少次看到她伴我学习时微闭的双眼。然而，她仍旧选择坚强，选择承担所有的风风雨雨。母亲张开双臂用爱为我搭建了一个无风无浪的港湾。无情的岁月在她额头上留下了数条飞逝而过的痕迹，还肆意吞噬着她的锦绣年华。但母亲无怨无悔，用她那颗博大的心，真挚的爱包容着一切。

母亲的爱，使世界上的烦躁郁闷都变得微不足道。

玫瑰色的回忆

“妈妈为什么有了白颜色的头发呢？”我趴在母亲的背上好奇地问。

“因为球球长大了啊！”母亲微笑着说。

.....

小时候，我得了一场怪病。父母带我到北京治疗。我很小，只是觉得到一个新鲜的地方很好玩，像第一次从屋

檐下飞出的小燕子。父母都很节省，为了能省下车钱，父亲早晨 4:00 起床走到医院排队挂号，这样还能余下时间去玩。

一天早上，朦胧之中，听到有人啜泣的声音。睁开惺松的双眼，原来是母亲。

“妈妈 你怎么哭了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妈妈没什么 这是‘喜极而泣’。”母亲的嘴角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。

“‘喜极而泣’？”面对一个生僻的词语，我不由得更奇怪。

“就是高兴得都流泪了。”母亲解释道，“看着球球长这么大了，又这么乖，妈妈当然高兴啦！”

随后，母亲又把我抱在怀里，我也总爱赖在母亲温暖舒服的臂弯里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又睡着了。

后来，病治好了，我也真的长大了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妈妈，如果病治不好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你就活不到现在了。”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

这时，我才明白，我的生命是用母爱之河的水流浸润，苏醒，又重新恢复活力的。我开始后悔，当我面对母亲的要求第一次说“不”时，当面对母亲的嘱咐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时，当面对母亲的求证第一次说谎时，竟然对母亲的感受漠不关心。不知还有多少个母亲流过泪的夜，在那样的夜里，星月是否也为之动容而落泪？还是信